

誰不眷戀春季的溫暖悄然心間，誰不喜歡春花的爛漫璀璨雙眼？“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一場喜雨嫵媚而至，如煙似霧、優美輕柔。細雨和風敲開了春天的大門，於是，春天像一位多情的仙子邁着款款的步伐翩翩而至。她輕聲喚醒溪中沉睡的清泉，小心地撥去草尖上的冬泥，悄悄打開含苞枝頭的花朵。春風里，到處新綠初綻，生機盎然。那些俏立在霏霏細雨中的春花，朵朵綻放，彌散着誘人的花香，越發顯得格外清麗脫俗、嬌艷可人。此時，最喜歡一個人靜靜地走在雨里，看漫天的浮雲悠閑地飄過，讓迷漫的心兒漸漸沉靜，陶醉在一段溫暖、清寂的美好時光里。我似乎聽到春雨和百花在互相傾訴它們相遇的情緣，細語呢喃，是那么的動聽，那么的纏綿。春風拂面，如絲綢般滑過，柔軟潤滑。看着那些隨風而落的花瓣，頗有“落花流水怨離襟”之傷感，然而一想到“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又瞬間釋然。就像塵世中那些曾經的相依相伴，刻骨的山盟海誓，也若這

隨風飄落的花瓣，雖依依不捨卻終究抵不過歲月的蹉跎而無情地遠去，只留下淡淡的芬芳讓人懷戀，讓人更加感嘆生命的短暫和美好而愈加珍惜。一抹醉人的金黃色映入眼簾，不經一戶院，高牆頭，數枝迎春花正含苞怒放，春風搖曳着滿心的歡喜。真是滿園春色關不住啊。想必小院的主人是一位溫婉優雅的女子，每天一抬頭，就是滿眼的春色，該是多么愜意的享受。迎面走來一對男女，身上桔黃色的馬甲一如迎春花一樣炫目。他們是一對夫妻，都是聾啞人，在小區做環衛工作。一年四季的清晨，我都是



愜意暖春

在他們清掃路面的唰唰聲中醒來，開始一天的新生活。他們在無聲的世界里默默地工作、生活，相濡以沫、相伴相依，用辛勤的汗水給居民帶來潔淨的環境。他們沒有高貴的身份，也沒有體面的工作，但在我心里，他們是值得尊敬的人，因為他們是熱愛生活的人，以己之力美化着自己和別人的生活，這樣的人，都是值得人們尊敬的。每次相見，都會看到他們粲然一笑，那笑臉多像盛開的迎春花。迎春花，春天的使者，帶給人間溫暖和希望。人生的溫暖，就是內心裝滿了隨時可以捧出的愛，用真心真愛善待自己，溫暖別人。

漫步于這個溫潤宜人的季節里，迎着朝陽，感受她母親的手般溫暖的撫觸，心是柔軟的，暖暖的。當那縷陽光終於穿透雲層灑落到身上，金色的光環環繞，通身都感到了春的暖意。啊！這春天的饋贈。一絲感動在我的心底輕輕地流動，不時撞擊着我的心房，讓我愜意無比。

作者李自美：皖淮北市岱河礦業區東社區

一面之師

日子過得真快，不知不覺一年一度的清明節又來到我們身邊。“春雨杏花滿清明，追思猶怨水煙輕。”這時我腦洞一開，涌出一個人來，那就是全國著名詩人、《山東文學》雜誌原資深編輯朱多錦老師。

記得2013年1月30日晚上，當看到朱老師已于當天下午2點病逝的消息，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因為在此之前沒幾天，在新浪博客里我還回復了我的留言。我雖然跟朱老師只見過一面，但還是被他偉大的人格魅力和敬業精神所折服。

2011年12月，我在山東青年文學院參加了由山東省青年作家協會主辦的山東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有幸見到了讓我仰慕已久的朱多錦老師。朱老師個頭不高，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已六十六歲高齡，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鑠。到了他這個年紀，按理說應是閑賦在家、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時候，可他還工作在一線，繼續為《山東文學》雜誌做詩歌責任編輯，為寫作者做嫁衣，真是令人欽佩！



白掌

在班上，他親自為我們授課，結合自己的詩歌創作實踐，從總提提詩歌的本質和規律入手，按照中國現代詩歌的分類提出了詩歌的四個美感張力場模式。他講得非常生動、具體、形象，有理論，有實例，對詩歌寫作具有很高的指導意義。我聚精會神地聆聽，生怕漏了哪一句，時間在不知不覺中就過去了。他的課讓我對詩歌的創作有醍醐灌頂之感，我真是沒聽夠啊！

在這裡，他還講了一個小插曲。他說：我是齊河縣人，在震驚全國的“段義和案”中，拔出蘿蔔帶出泥，牽扯出原齊河縣縣委書記李鳳臣，被判無期徒刑。李鳳臣寫了很多詩，有一年曾出了七本書。在全國各大著名詩刊，幾乎都有他的大名。作為同鄉，他也多次找過我，讓我在《山東文學》上發詩，我沒同意，當時我也感到有很大壓力，他畢竟是我縣的

父母官。我的家人和親戚大都在齊河，如果給李鳳臣發詩，他們就會沾一些光。但我不能這樣做，因為他寫的不能叫詩。如果他寫的這些叫詩的話，那么誰都會寫詩，都能發表。說實話，我作為詩歌編輯，如果睜只眼閉只眼，給他發一首是很容易的，但我得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和讀者。你們看看《山東文學》詩歌欄目上寫着：“責任編輯：朱多錦”，我如果發了，就是不負責任，失職，別人會罵我的。你們可以翻翻《山東文學》，在詩歌作者中，是找不到李鳳臣這個名字的。有人說，你知道李鳳臣將來會犯事，才不給他發的。我不是神仙，哪有這個本事，我只是為《山東文學》堅持原則罷了。我想當時我如果發了李鳳臣的不是詩的詩，黑字白紙，斧頭也砍不掉的，日後就不好交代了。

朱老師還說：我在1967年就開始進行了“否定文革”的“文革研究”，是全國“文革研究”第一人，在此期間，我也受到了很多衝擊，也受了很多苦。

聽到這裡，全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朱老師，真是太有責任心，太有正義感了！

從那以後，新浪博客就成了我與朱多錦老師交流的陣地。他經常發紙條或寫留言，對我寫的文字進行評點，對好的方面給予肯定，對不足的方面給予耐心指導。

“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本人以為，把屈原《涉江》里的這句話送給朱老師再恰當不過了，這可是對朱老師一生的真實寫照。

我蹲在眷念歲月的河面上，掬起一個甜蜜的夢，在這夢里盪漾的滿是朱多錦老師的音容笑貌。朱老師雖然離開我們已三年多了，但是他將永遠活在我心中！

作者朱旭：山東省費縣人，山東省青年作家協會會員，費縣作家協會理事，在幾十家中外報刊發表了二百多篇作品。



意外的喜酒

那天，我正在上班，辦公室來了男女兩人，說要開結婚證明。我聽後，微微一笑解釋道：現在打結婚證已經不需要開社區證明，男女雙方持身份證和戶口本直接到民政局就可以辦理了。

“哦！是這樣呀。”男女兩人好像有點失望。

“是的，現在都簡化辦公程序。打結婚證只要男女雙方把證件準備好到戶口所在的民政局就可以直接辦理了。”說完，我自顧忙其他的事情。

過了一會，手中的活忙的差不多了。看着男女兩人還沒離開。隨便問句：女兒要嫁到哪兒呀？男孩是干什么工作的？“嫁的不遠，就在淮北附近的一個礦區。男孩是一名礦工。”看得出，女孩的母親很滿意。

“不遠，以後照顧你們也方便。”我對着女孩的母親說道。

“是的，我們也有這種想法，家里就這一個孩子，嫁遠了，以後想見一面都不容易。”女孩的母親如實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下個周日就要辦酒席。到時你要去喝喜酒呀！”女孩的母親突然發出邀請。

“啊！下個周日喝喜酒。”我有點懵。平時我和她們沒任何交集，見面都很少打招呼，怎么突然發出邀請呢？我暗自納悶。

“這到底是為啥呢？怎么会突然想到請我喝喜酒呢？”我滿臉疑問地望瞭望男女兩人。

“哦，是這樣的，聽說我女兒男朋友的鄰居是你從前的同事。”女孩的母親說出了理由。

“你女兒男朋友的鄰居是我同事，

叫什么呀？”我問起女孩的母親。

“叫小紅。”女孩的母親肯定地回答。

“小紅？我怎么沒印象呢？”我滿臉疑惑。

“聽說原來在服裝廠和你同一個車間的。”女孩的母親再次進行提醒。

“難道是我剛參加工作時認識的小紅，自從離開那個單位十多年後再也沒見過面的她。”我自言自語。

“就是她，我們和小紅聊天時，聽她曾經提到過你。”母女兩人齊聲說道。

“那你下個周末一定要去喝喜酒了！”女孩的母親再次發出邀請。

“好吧，這喜酒我去喝。”我言不由衷答應着。

婚禮的當天，我親自到場，和她的親朋一樣隨了禮。卻沒見到傳說中的同事。

婚禮過後，再次見到她們，又恢復了從前的陌生，好像從沒發生過什么事。

哎，這喜酒喝得真是一個意外！

作者王健梅：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區楊莊辦黃橋居委會

旗袍

（絕句小說）

旗袍流丹絲絲滑滑的柔，玉蘭粉紅嬌嬌羞羞的媚。

綉坊，鏡中，雲娉婷袅娜，似等蝶的花蕾。

簾動，一對男女進門，相偎。女人盯着旗袍尖叫：“杉，這就是我的喜服，千金不賣！”杉與雲乍見，驚顫，一眼千山萬水。

梨花院落，雲與杉竹馬青梅。雲綉玉蘭旗袍，等待與杉紅燭相對。洞房夜，土匪進小鎮。兩人失散，流落異鄉，一步一行淚。

“杉哥，是你？這算我的賀禮！”雲遞過旗袍，杉低喚：“雲妹……”女子驚喜：“雲妹，吉日，一定到府上喝一杯！”遠去足音，踏碎雲的心扉。

黃昏，雲離開綉坊，小徑落滿花蕊。那女子截住雲：“當年，我救了杉。爹

做主，將我許配。杉憐我患了絕症，體貼入微。爹許諾：你若來，我退。”

旗袍回歸，花泣露，鳥翩翩飛。(298字)

作者綠綺，原名盧秀琴。黑龍江省富裕縣第三中學語文教師，中國絕句小說協會常務理事



千里馬

【絕句小說】

老馬揚蹄一聲嘶鳴，狼群停止進攻，一道道藍光，忽暗忽明……

月色如水，點點寒星，空曠四野，一片沉寂，瀰漫着原始的血腥。

“這是哪里？”他終於從老馬的鼻息中醒來，一個激靈。

一場激烈的戰鬥剛剛結束，他一劍封喉，殺死掠走婦人的魔頭……

怎么受的傷，他記不清。背後陣陣劇痛。看來是老馬馱自己來到這裡，遭遇狼

群，又逢險情。相伴十年，馳騁千里的老馬，不僅識途，還能護命。

“不能死！”剛殺是他與生俱來的秉性。他搖搖晃晃站起身，環顧四周，右手上的碧血劍嗡嗡作響，發出戰鬥前的鐘鳴。

老馬輕輕蹭他的臉頰，抖抖黑色的長鬃，關節嘎嘎有聲。他知道：多年的夥伴，暗示着決定。

他縱身上馬。群狼還沒回過神來，眼下的獵物，已不見踪影。(297字)

作者吳增波：絕句小說倡導者，絕句小說學會常務副會長，安徽省濉溪縣人。



陽春三月，綠色的沸騰里處處飄溢着淡淡的清香。應朋友之邀，我們驅車來到太湖西南岸的浙北湖州吳興區洩湖鎮老虎山茶區，感受茶鄉春情，把心情放逐于春風里。

江南茶鄉是婉約的女子。一片片無盡的綠茶山，扯出雲彩般的錦緞，如古代女子中的西施，閃出爽眼的綠意。茶山的皺折處流出一方田地，它的腳下散落着座座青磚黑瓦的小屋，門前宅邊靜立着好幾棵樹，似一幅畫。起伏的山在天際處畫出拋物線，天地間顯得那么古樸、端莊和安祥。四野翠色亂潑，近的綠得嫩，中的綠得濃，遠的綠得朦朧。一疊疊茶園向天際處延伸去，顯示出一種恢宏氣勢。站在山坡上探望，茶園在陽光普照下顯得神秘如幻。那被雨洗滌過的山野格外鮮亮和潔淨，一片片梯式茶林從山腳排到山頂，從這座山延伸到那座山，少的有幾畝、十幾畝，多的上百畝，級級相疊……確是一個“美”字了得。高山霧雨出好茶，馳名中外的綠茶便出產于此。

江南茶鄉的春天，是從一片片芽葉上開始的。瞧，春是最先從茶枝葉間探頭探腦冒出來，露出毛茸茸的兩芽一尖成了春天的寫意。那片片嫩葉上綴滿珍珠般的小水點，格外的純淨、鮮潤。詩人喜把這平展伸開的翠綠葉片，喻為蝶之美麗的雙翅，霎時，我的眼前幻化出萬萬千隻綠蝴蝶，炫耀地撲閃着它們綠的雙翅；在漫山遍野輕盈飄逸地飛來舞去，不，它們是在強烈地炫耀着一種勾人留連奪人心魄的生命的色彩。

看採茶女採摘鮮茶葉是世間樂事。那被春雨綠過的茶山上，已有悠悠的茶歌聲，採茶女背着篾簍，穿行在群山雲霧之間鑽進茶樹叢，用纖纖指尖去摘取那一片片青葉嫩尖，輕快的動作，嫺熟的技法，玉指交舞，手舞成韻，仿佛春天在她們的手上不停地跳躍……經過一個小時的採摘，茶女們把那一筐筐剛剛採下來的鮮茶草，用蒸氣殺青，電動理條，自動烘干，然後裝進精美



茶盒里，提供給前來採購的各地茶商們。於是，山的上空開始飄溢着陣陣茶香，四周響徹着買茶人與賣茶人的討價還價聲。

茶是民間的友誼使者。春茶上市，有朋自遠或近而來，一番握手寒暄之後，便走進茶園的品茶室，沏茶看對，對茶而語。朋友以春尖新茶相贈，當即沖泡一杯，只見那茶鋒葉油皎潔，身骨柔嫩勻稱，銀毫細密如織，湯色綠盈清透，茶葉時起時落如銀魚游翔。氤氳的香氣，清碧的茶水，揮拂着來訪者跋涉的風塵，滋潤着四方來客干渴的喉嚨，心思隨葉上下飛。品茗之人笑聲盈盈，杯中美人翩翩起舞。幾盞茶入口，余香繚繞，一種購買的

慾望就會油然而起。

很喜歡這雨後泥土和春茶的清新味道。“披襟歡眺望，極目暢春情。”唐太宗《月晦》詩中的兩句，倒真是非常切近我此刻的心情。飲一杯香氣騰騰的新茶，或是看着那杯中載沉載浮綠袖長舞之茶葉，春天的氣息就會撲面而來。也許那些品茶人的眼前就會浮現出茶農在崇山峻嶺、層層疊疊的茶園里辛勤勞作的場景，心里就會感謝這份青翠的顏色是勞動者所贈，嘴上就會吟出“半兩茶葉千滴汗，一杯蜜糖萬朵花”的詩句來。品嚐了新鮮綠茶的四方買賣人，當即就要離開茶座，進入茶區交易，吆喝着夥計們將剛買下的一筐筐、一袋袋的茶葉包，裝上等待在茶場外面的車輛上，一輛又一輛魚貫而行的汽車，帶着江南茶農的辛勞和沁人心脾的濃濃茶香連同淳樸的祝願，一同運往大江南北。

踏青訪新茶，茶鄉品春韻。趁着這自然滋潤的春意，我們一點點感受春天的味道，裹卷春天的陽光雨露，裹卷春天的心事，在這個美麗的季節里流連。其實，這江南茶鄉的“春”味，是需要我們慢慢細細地去品，否則，你很難品出原態滋味、品出自然清香。

作者林國強：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湖州廣播電視總台主任記者。作品散見國際國內百餘種報刊。

